

参考消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1979年3月

23

星期五

第7390期

美报评论《谁打赢了中越战争》

说东南亚国家在私下对中国惩罚越南高兴得手舞足蹈。南越人对越南当局总动员令的反应是普遍嘲笑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三月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罗纳德·耶茨发自曼谷的一篇评论，题为《谁打赢了中越战争？是双方——是苏联人？》，摘译如下：

曼谷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越南人如果想再次冒险同中国人发生军事对抗，他们就会再三考虑。他们已被痛打一顿。”

虽然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外交上对越南战争表示典型“震惊和关切”，但是他们在私下却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里的一位西方外交人士说，“东盟国家对入侵越南感到高兴。他们都认为，北越自从一九七五年战胜南越以来需要受到惩罚一下。现在他们受到惩罚了。”

“他们还对中国人在这个地区发挥警察的作用感到高兴。他们认为，美国太软弱，未能对安哥拉和伊朗局势作出反应，他们痛心地说，美国军队也许……再也不会对亚洲大陆上的一场不宣之战承担义务了。由于中国人跳入美国不敢踏入的地区，这就打消了一直对河内咄咄逼人的态度感到不安的亚洲人头脑里的许多忧虑。”

中国人打破了越南

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点是东盟国家庆幸的另一个原因。

一位军事分析家说，“多年来，越南人一直对先是打败法国后来又打败美国而洋洋得意。他们一直在到处鼓动胆子大的人越过这条线或者那条线。中国人揭穿了他们的虚声恫吓。”

这里的情报界人士说，越南人投入了六个正规师，试图阻止中国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攻打省会谅山的战斗——也许是这场冲突中的最关键的一战——中，中国军队打退了越南正规部队，把他们从这个城市赶到山里

去了。

中国人比较容易地攻进越南，这对越南军队在心理上产生的影响可能成为中国人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据日本记者报道，在战斗最激烈时，许多越南人抱怨他们的政府卷入柬埔寨。

有人援引一位军人的话说，“如果我们不入侵柬埔寨，那么中国人也就不会入侵越南。”

河内希望把中国入侵变成对自己国内政治上有利的事情，因此号召“全体越南人——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总动员打败共同的敌人。许多南越人的反应是普遍嘲笑河内的做法。

越南当局继续煽动反华并发出战争叫嚣

【合众国际社曼谷三月二十一日电】（记者：艾伦·道森）官方的宣传工具今天说，越来越强硬的越南在三个城市组织了八万人的示威来支持它所说的击败中国的胜利。

河内官方对北京要求下周举行和谈这一点仍然保持沉默，但是，新编的歌剧、歌曲、诗歌和评论都强调了还要同中国打仗的可能性。

越通社说，河内三万人“庆祝”越南击败中国的“卓越胜利”，

海防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有四万人参加，在胡志明市以北二百四十英里中部高原的省会波来古有一万人参加了示威。

现在，中国方面有了新的表示，发出了新的呼吁，它在十九日给越南的一份外交词令很少的照会中建议，“大约在三月二十八日”在河内开始举行和谈。

表明河内对中国的这一要求可能作出反应的唯一迹象是共产党报纸《人民报》星期二

又有数以千计的南越人把中国入侵作为逃离他们祖国的一种借口。这里的一些人士说，逃离越南的越南人中的大多数不是华人，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还是第一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难民工作人员说，他们逃跑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应征入伍，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被派到柬埔寨打一场实质上是内战的战争——这种说法好象十年前在美国听到的叫人不免忘掉的歌曲《我们不去地狱》。

在中国入侵越南的情况下，俄国人又重新提出使用金兰湾的更有效的论据——使中国人离开越南。但是据这里的情报界人士说，看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说，越南却明显地表示愿意让苏联人使用柬埔寨东南部的磅逊港。

（二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贬低了会谈的可能性。

这家报纸说：中国人“期望我们放弃警戒，以便对我们采取新的冒险行动”。报纸宣称，越南将无限期地保持战备状态。“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新的阴谋。”

河内电台星期二（二十日）晚上在对国内的广播中停播了它的大部分固定节目，播放欢呼越南宣称的战胜中国的新歌曲、诗和评论。

河内市长陈伟对河内三万示威者说，河内市居民必须准备战斗，如果需要的话。

他说：“中国扩张主义者夸口说，通往河内的道路是畅通的，因此，我们应该准备阻拦他们，如果他们冒险通过任何道路进入我们的首都的话。”

西方分析家说，在越南北部战场上，中国军队看来已全部撤走了。他们仍留在边界线附近的一些过去越南人占据的地区。

阿富汗穆斯林武装在一些地区同政府军激战

【路透社拉瓦尔品第三月二十一日电】亲共产党的阿富汗政府已通知各国驻喀布尔的大使馆，说首都和西部城市赫拉特之间的所有通讯联系已经切断。

一位反叛者的发言人萨巴图拉·穆贾迪迪说，据来自赫拉特的消息说，当陆军的一个团奉命向反政府军开火时，它就哗变了。

自称代表反叛者发言的若干流亡国外的组织之一——救国阵线领导人穆贾迪迪教授在拉瓦尔品第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战斗是为了响应上星期发出的在阿富汗举行总起义的号召而进行的。

反叛者们说，战斗已扩大到阿富汗二十八个省中的一半以上省份，他们说，其中有五个省份战斗激烈。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三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阿富汗军队受到严重挫折》，摘译如下：

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塔拉基昨天采取行动来支撑他的战斗部队日益低落的士气，任命了一名最高级的部长接管陆军总参谋长的要职。

在总统采取这一行动的同时，有消息表明阿富汗部队在同穆斯林叛乱分子的战斗中遭到惨败。

穆斯林叛乱分子的发言人昨天说，阿富汗军队在近几个月来的战斗中遭受的一次最严重的失败中实际上失去了对同伊朗交界的赫拉特省的控制。

叛乱分子领导人说，只有赫拉特市仍在阿富汗手里。

他们说，已把俄国顾问空运到这一地区指挥阿富汗部队，但是，喀布尔发现很难满足派增援部队去这一地区的要求。

穆斯林叛乱分子领导人说，几个省的守备部队已投降。据伊朗和叛乱分子两方面的消息说，甚至在赫拉特，阿富汗的守备部队也不怎么能大打。

由于阿富汗同邻国伊朗的关系迅速恶化，塔拉基总统面临的问题大大加剧了。他把赫拉特的动乱归咎于渗入该省的霍梅尼“反动宗教政权”领导下的“伊朗军人”。

不管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同德黑兰的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塔拉基总统面临的问题增加了新的危险程度。

分析家认为，如果出现伊朗全力地支持叛乱分子的局面，塔拉基将吃不消。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决定性阶段已临近，下月是使塔拉基总统上台的政变一周年时，据了解，叛乱部队把这作为取得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某种肯定的胜利的目标日期。

英报报道 阿富汗穆斯林武装占领赫拉特

【本刊讯】英国《每日邮报》三月二十日刊登外事记者约翰·迪基的一则报道，题为《搞圣战的叛乱分子占领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据点》，摘译如下：

穆斯林的绿色旗帜昨天胜利地飘扬在阿富汗西北部的“桃园绿洲”，以庆祝叛乱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战胜共产党政权。

在邻国伊朗的霍梅尼的鼓舞下，阿富汗穆斯林什叶派发动了一次圣战，占领了距苏联边界仅五十英里的主要的商业中心赫拉特。

指责在周末在兵营内外发生射击——这次射击使得大街上的伤亡人数大约为二千人

——之后，穆斯林叛乱分子正在掘壕固守，以抵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塔拉基总统的部队的反击。

这些叛乱分子还切断了赫拉特与喀布尔之间的大公路，他们控制了通往伊朗的主要道路。

在赫拉特，据说许多政府军已经投降，并从他们停在中央广场上的坦克中升起了白旗。

屠杀在赫拉特市的十万人中，有许多同情霍梅尼的波斯血统的居民。

一股强烈的憎恨共产党支持的政府的穆斯林浪潮已从阿富汗的西部蔓延到了东部。

人们指责阿富汗政府屠杀了三百穆斯林。

人们要求自愿去越南参战的类似消息

十七日开始发动的军事进攻的初期也发表了

一些东欧国家的报纸在中国于今年二月

国撤军之后发表这条消息有什么意义

得到了什么答复 而且眼下也不清楚在

便在反击中国连续不断的侵略中 手持武器

亲自给予支援 这条消息未说这些来信者

民一一工人 学生和苏联军人一一要求

许他们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当志愿军

消息说 在这些信件中 许多劳动人

该报不断收到在越南同中国的冲突中向越南表示声援的信件

科的一家报纸今天报道 苏联工人 学生和士兵都在要求得到志愿去越南参战的机会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一则短消息说

表示声援的信件

击中国的继续侵略”

【路透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莫斯科

《苏维埃俄罗斯报》兄弟般声援的表现

表现《苏维埃俄罗斯报》以《兄弟般声援的

多苏联劳动人民表示愿意作为志愿人员前往

越南 以便掌握武器亲身参加援助越南反

击中国的继续侵略”

苏报以《兄弟般声援的表现》为题发一简讯

首次报道苏一些人「愿去越南当志愿军」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题

《苏维埃俄罗斯报》兄弟般声援的表现

表现《苏维埃俄罗斯报》以《兄弟般声援的

多苏联劳动人民表示愿意作为志愿人员前往

越南 以便掌握武器亲身参加援助越南反

击中国的继续侵略”

美《华盛顿邮报》文章《缓和的恶化》

说苏领导人利用卡特渴望与勃列日涅夫直接打交道的心情进行一种心理上的引诱，他们在获得一项他们喜欢的核协议之前故意推迟最高级会议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三月十八日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缓和的恶化》，摘译如下：

在卡特执政期间，苏美关系已经危险地恶化了。这种情况也许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为了了解令人不安的详细情况，我们询问了数十名接近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策制订者的人士。一些了解内幕的人担心，缓和受到损害的程度已经使卡特无法作必要的修补了。但是白宫人士说，他不这样认为。他坚信，只要他能够与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在戴维营谈几天，他就能够把事情安排好。

卡特和苏联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卡特的信件的基本内容是迫切地要求，差不多是恳求召开最高级会议。但是勃列日涅夫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准备就绪之前总是不理卡特。

我们前往巴黎会见了一位与克里姆林宫有着密切联系的秘密人士。他是从莫斯科飞到那里赴这次约会的。他说，苏联领导人利用卡特渴望与勃列日涅夫直接打交道的心情进行一种心理上的引诱，因此，他们已经在获得一项他们喜欢的限制武器协议之前故意地推迟最高级会议。

总统已经多次眼巴

巴地接近于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但是每一次，苏联人总是要求美国再作出一些小的让步。因此，如果这项拟议中的条约最后签署的话，也会令人遗憾地达不到卡特的希望。目前，他仍在促使达成最后协议，对部下强调为控制核武器而继续作出努力的重要性。

我们在莫斯科的人士透露，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太差，以致不能进行远距离的旅行。但是卡特离到达顶点太近了，以致不愿意放弃为走向最高级会议而已经走过的漫长路程。因此，我们的人士预计签署条约的会议将在一个中间地点举行，也许是在日内瓦。

卡特轮流听取两位顾问的意见。他听得最多的是表达清晰的国家安全事务专家布热津斯基。同事们说，布热津

斯基对苏联有很深的敌视心理，这也许是他有波兰血统的缘故。他不相信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把他们的行动看作是别有用心。批评他的人说他是“冷战分子”，鼓吹实行竞争和对抗的政策。

至于总统，他有时候听布热津斯基的意见，有时候听万斯的意见。这样一来，美国的政策是飘忽不定的和混乱的。我们的人士说，苏联指责布热津斯基的反苏倾向，自从卡特进入白宫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有这种倾向。因此，他们喜欢同万斯打交道。

【法新社华盛顿三月十七日电】美国总统卡特已经把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为他的下一个目标。

达成这方面的协议现在看来已经近在眼前，可能在几天之内就要达成协议。接着很快就要举行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议。

美国国务卿万斯为了解决悬而未决的最后几个问题几乎每天都同苏联驻这里的大使多勃雷宁举行会谈。

美刊报道《阻止敌人坦克前进的最新武器》

说美制成一种新式炮弹，命中精度极高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二月五日一期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阻止敌人坦克前进的最新武器》，全文译载如下：

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展出的美国一种新式超级武器，当可引起未来战场上的革命性变化。

五角大楼的首席科学家威廉·佩里说，这种武器叫“铜头”炮弹，它在一九八一年投入使用以后，其影响之大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雷达。

在白沙导弹靶场举行的表演说明，为什么“铜头”可以使炮兵的一个梦想成为现实：从远距离的一门火炮发射的一枚炮弹，就击毁了一辆迅速行驶之中的坦克。当一英里半之外的一名士兵用看不见的激光束对准了坦克的时候，这辆无人驾驶的坦克就注定要完蛋了。这时，三英里半之外的另一名士兵，从配置在一道山岭后面的一门榴弹炮发射了一枚“铜头”炮弹。当炮弹横空飞行时，装在炮弹头部的微小传感器认出了激光束所瞄准的目

标。一经发现目标，激光就引导炮弹飞向坦克的炮塔。装在“铜头”头部的特殊形状的炸药，在坦克炮塔装甲上烧穿一个小洞，把一阵冻雪似的熔化金属洒进坦克车内。

本刊副主编凯利参观了一次试验，他报道说，“铜头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美国盟国军队现在使用的成千上万的火炮都可以发射这种炮弹。”“它们的命中精度极高，所以今后需要的炮弹就少得多了。”

美国利用微型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成就研制了一系列的新式武器，“铜头”仅仅是其中之一。

美联社自莫斯科报道说

莫斯科的犯罪活动近几年急剧上升

【美联社莫斯科三月十二日电】（记者：尼基·芬克）这里有行凶，谋杀，抢劫，强奸，小偷，大盗窃案，卖淫，也有“色情暴露狂”。

同一切大城市一样，莫斯科存在着犯罪问题。

大量警察监管着这个七百八十万人口的城市中的青少年犯罪分子、酗酒分子以及其他反社会分子。

美国首席法官伯格在访问莫斯科一警察局时被告知，每三千到四千人就有一个民警，即警察。

全国大约有八百万所谓“维护公共秩序志愿人员”，这些人是协助警察的，而且有权逮

捕人。

这里的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莫斯科迅速都市化使最近几年这里的犯罪活动急剧上升。

根据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一些官方的统计数字：侵犯财产罪和流氓行为占全部犯罪活动的百分之六十；全部犯罪活动中大约百分之六十三是酗酒者造成的；侵犯人身罪、凶杀、强奸和殴打占一九七〇年所宣判的八十三万五千起罪行的百分之十五。

苏联一位社会学家指出，这里十起凶杀案中就有七起是在公寓里发生的，她说这表明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更多的犯罪活动是在日常生活的地方发生的。

莫斯科一些公寓大楼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即要求居民在住房轮流“值岗”。居民们说，这种事在十年前没有听说过。

最近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说，一个小偷集团在莫斯科各地活动，偷盗过二十多所公寓，后来这三个小偷被抓住，判了七年劳役。

莫斯科西部多勃里林区的居民对本社记者说，在圣诞节寒流期间，三千居民因公寓大楼没有暖气或热水而搬出来以后，抢劫者就乘隙而入了。

小偷在莫斯科是屡见不鲜的。许多西方人首次领教，是发现小汽车上的雨器、反光镜和磁带录音机被偷走了。

西方人已报道过强奸和抢钱包的事情。这

最近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报道，莫斯科市法庭判了两个人死刑，其中有一人在发工资的那一天开枪打死了莫斯科化工机械研究所的一名女出纳员。杀人犯用的是一枝“土造”的枪。

莫斯科也不是没有耸人听闻的犯罪活动——一九六九年暗杀三名宇航员未遂，一九七六年恐怖分子在地铁搞爆炸，去年五月在芬兰航空公司办公处扣留人质。最近几年对外国来访者进行的很残暴的一次袭击发生在去年六月，苏联一名二十四岁的守夜人在这里的国际旅行社旅馆外面用斧子砍死了三名瑞典游客。

最近，一件稀奇古怪的凶杀案引起了这里的西方人的注意。六周前，据说警察发现一具女尸的躯干塞在一只丢弃在莫斯科一辆电车上的箱子里。另一只装着这位妇女身体其他部分的箱子也被找到了。

这里人所共知，在莫斯科各个饭店、旅游酒吧间和旅馆，妓女常来常住，尽管苏联官员矢口否认这个国家有任何卖淫现象。

这些妇女穿着西方流行的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饭店外面跟踪外国人，嘴里不停地说着：“吻吗？吻吗？”

这里还有色情暴露狂——一些男人穿着棉外套在河边人行道上闲荡，等待机会来暴露自己赤身裸体。

美国学生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加

【德新社纽约三月十二日电】美国学校里的暴力行动在增加。盗窃、强奸、殴打学生和教师、甚至还有谋杀事件都已经成风。

纽约教师协会最近写的一篇研究报告表明，这个城市里的九百五十所学校中，有一百一十五所学校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去年，教师们从学生手中没收了一个武器库，其中包括三十一支手枪、两支步枪、一百二十六把刀子、各种各样的链条、金属棒和碎冰锥。

一九七八年在教室里、操场上和学校走廊里发生的暴力行动增加了百分之六。报警的共有一万二千一百四十起。

盗窃学校财物、纵火和其他破坏私人或公共财产的行为使这个城市蒙受估计为一千万美元的损失。

在曼哈顿，一个十五岁的青年在课堂上向他的一个女朋友炫耀他的手枪。手枪走火了。这个女孩子胃部受重伤。

在昆斯镇，一个男学生在教室里袭击他的女教师。把一把刀子对准她的喉头，迫她脱衣服，然后奸污了她。

学校里发生暴力行动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教师当中争论最多的问题。

全国教育协会的统计数字表明每年有六万名教师为学生所伤害。

一九七二年以来发生在教室里的谋杀案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强奸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殴打案件增加百分之七十七。

关于暴力行动的最稀奇古怪的案件之一是：圣迭戈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在两个月前用步枪向她的学校开枪，说是“为了好玩”。结果，校长受致命伤，八个学生和一名警察受伤。

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有一个男孩子闯入校园里的商店，把一位发现他的老师枪杀了。

在洛杉矶，一个女孩子由于对学校的成绩报告单不满而袭击她的女教师，点火烧了她的头发。

据纽约的《每日新闻》报道，市当局去年花了六亿美元专门对付学校里发生的罪行和破坏私人或公共财物的行为。

这家报纸说，这笔款项足够用来加聘五万名教师或支付美国学校所用的全部教科书。

【法新社纽约三月十八日电】美国最近进入加州一家医院，六周接受有关酗酒的治疗。他们国家的卫生学院一项报告说，相信约有一千名酗酒者，其中一半是妇女。酗酒造成每年约二十万五千人死亡。据最新数字透露，酗酒在美国于一九七六年内在生产以及医药费用意外事件和医疗费用方面损失四百三十亿美元。

美国酗酒问题严重

江萨抵莫斯科并同柯西金葛罗米柯会谈

路透社说人们认为这次访问是苏在东盟五国中展开外交攻势的开端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泰国总理江萨今天到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对苏联东道主说，泰国希望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江萨在机场讲话时说：“泰国准备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且为了进步和繁荣昌盛的共同利益同各国进行合作。”他在机场受到柯西金总理和葛罗米柯外长的欢迎。

塔斯社后来说，江萨和柯西金“在坦率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

塔斯社谈到印度支那动乱的唯一的一句话是这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他们关于结束紧张局势、防止战争和确保东南亚和平的看法。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的会谈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开始。

会谈时就苏泰关系问题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双方满意地指出，苏联和泰国共同希望沿着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合作的道路前进，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条件来

在长期的基础上扩大合作。

在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时把基本注意力放在了当代的一些迫切问题上，其中包括巩固和平与国家安全，消除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和预防战争威胁，确保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安全。双方表示确信，必须把缓和过程扩展到世界所有地区并使之不可逆转。

【路透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今天到达这里进行访问。人们认为，这次访问是苏联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五个国家中间展开外交攻势的开端。

预料江萨将军同柯西金总理、葛罗米柯外长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会谈时将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印度支那局势，即越南支持的反叛分子接管柬埔寨政权，随后中国出兵越南。

莫斯科外交官员们说，克里姆林宫希望，在泰国总理此次访问苏联首都之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于六月来访问，马来西亚总理奥恩可能于九月来访。正当中国在东盟地区加紧展开外交活动的

时候，苏联拉拢东盟五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活动也加强了。

外交官员们说，柯西金大概会要求泰国承认越南支持的、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新政府。迄今为止，在外交上支持这个新政府的只有十七个国家。

预料克里姆林宫还将告诫泰国不要让中国使用其领土来向波尔布特的游击队供应物资。

苏联官方报纸一直以肯定的语调称赞江萨政府给泰国国内动荡不定的政局带来稳定，称赞它努力同邻国和好地共处和改善同苏联集团的关系。

苏联报纸还强调了在泰国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这里期间，曼谷和莫斯科之间扩大双边接触的可能性。

柬埔寨说金边完全由越军控制着

【法新社柬埔寨边境的亚兰三月十六日电】官方人士今天说，八名柬埔寨人在十三日到达这里，据悉他们是第一批从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逃出的难民。

这几个人中的娘邦

【美联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接近江萨的官员们说，他们认为江萨对苏联的访问是他的政府最关键的事。

【南通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莫斯科最近一直明确强调它对同泰国建立良好关系感兴趣，这也是因为泰国在东南亚占有特别重要的地理政治地位。但是两国在柬埔寨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莫斯科显然致力于减少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分歧，并使泰国承认金边的新政权，从江萨总理最近的谈话来看，这是很难做到的。

【美联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泰国外交部人士说，江萨将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刻，说服苏联领导人相信他的政府是真正中立的，而不是象越南所指责的那样是倾向中国的。

绍对记者说，柬埔寨首都完全在越南官兵的控制下。

这位二十五岁的女说，新宣布成立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所有高棉的官兵都被部署在首都以外。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

题：苏泰两国政府首脑讲话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欢迎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将军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苏联和泰国在一系列重要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或相近的。”他说，“这首先指的是加强和平、制止军备竞赛、禁止试验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不诉诸武力、加强国际安全”。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指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积极主张发展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与睦邻合作。它在最近几年里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不少建设性步骤，这特别有助于安排越泰关系。”

柯西金说：“对越南的侵略已使这个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全世界极为痛心，因为这是对爱好和平的全人类的良心的一次打击。”

柯西金说，苏联理解东南亚国家提出的在这一地区建立和平区的主张。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说：“我们欢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关于他们力图发展经济与文化合作和这个联盟不带有军事性质的声明。我们祝愿这个地区的国家为恢复由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的开发湄公河委员会的活动而进行的努力取得的成功。”

江萨·差玛南在致答词时说：“泰国政府对于由于与泰国靠近或接壤的邻国之间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在印度支那形成的局势感到严重不安。”

他强调指出：“泰国政府不希望冲突扩大。这会使整个地区受到严重威胁。泰国政府已不止一次地声明，它希望一切争端——不管争端在哪里发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一日电】塔斯社援引江萨的话说，泰国对印度支那的局势非常担心，这种局势是由于“邻国之间互相采取军事行动”而造成的，“这些邻国的领土或者靠近泰国边界，或者与泰国的边界毗连”。

塔斯社的消息没有报道这位总理所指的是哪些国家，但是它所用的谨慎的措词表明，江萨可能既指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不承认这一点），也指中国进攻越南。

塔斯社

《苏泰两国政府首脑讲话》

柯西金说 苏泰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吻合或相近 江萨表示对印支局势严重不安

【东方社东京二月十三日航讯】述评：日本大城市职工居住困难

东京是世界上生活费用最高的大城市，尤其是房租贵，食品价格飞涨。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状况也几乎与此相同。

日本大城市及其附近住房困难这个矛盾，在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急速膨胀的过程中迅速激化起来。在此期间，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高速度地向太平洋沿岸地带集中，青年工人大量流入京滨、名古屋、阪神等大城市周围，因而这些大城市和郊区就需要大量住房。虽然历届政府为垄断资本修筑和供给工场用地给予一切便利，但对发展、供给住宅用地、抑制地价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对于建设住宅的费用，特别是对地价的暴涨根本置之不理。

缓和大城市职工住房紧张的可能性十分渺茫。

在东京工作的大多数职员、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住在简易住宅区的出租公寓里。房子窄，居住条件、环境都很差。一九五五年，日本住宅公团以向职工提供房租比较贱的住房为主要目的而成立以来，住进钢筋水泥建的两间一套（二间卧室，一间餐厅，面积三十平方米左右）、三间一套（三间卧室，一间餐厅，面积五十五平方米）的公团公寓已成为一般老百姓的朴实的梦想，每当招收住户时，报名者蜂拥而至。不过近年来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住宅公团承建的住宅区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远。主要的建设场地是多摩地区，神奈川、埼玉、千叶县。乘公共

东方社述评《日本大城市职工居住困难》

说由于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和户数的剧增，引起住宅需求不断增加，地价猛涨

汽车、地铁、电车到市中心上班，有很多人仅单程就需要一个半小时。加上最近公团出租公寓的房租暴涨，三间一套的每月租金就得花六——七万日元（按二百日子换一美元计算约合三百至三百五十美元），因此“窄、贵、远”已成为住宅公团公寓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私营公寓的房租因长期不景气而不断上涨。据政府统计，一九七八年——三月的房租（全国平均）与一九七五年相比，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七。东京及其它大城市的房租上涨比例当然更高。

根据有关不动产行的报纸今年二月一日的调查，在从东京车站乘电车三十分钟左右能到达工作地点的方便地区，两间卧室（十七——十八平方米）外加一间小厨房和浴室，每月房租五万五千至六万日元（合二百七十五至三百美元）。据估计，住公寓的大多数职工每年收入为二百万至二百五十万日元（一万——一万二千五百美元），房租费就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对这些职工的生活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职工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环境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据日本银行的调查，大城市里租借住房的人们中，渴望自己有房子的人逐年增多，一九七七年约达百分之八十。

一九七八年，政府为了刺激景气，制定了住宅对策（由住宅金融公库放宽贷款限额，降低利

息）和金融机关扩大住宅信贷。不动产业者以此为背景，最近正为进一步刺激职工的“置房”欲望而奔忙。

据每年调查和发表两次（三月、九月）市街地价指数的日本不动产研究所发表的调查（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的住宅地价，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前，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三十。六一年、六二年分别超过百分之六十一——百分之四十。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的人口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十年期间急剧增加到一千零八十八万人。一九七五年，这三大城市的人口猛增到五千五百二十二万八千人。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六都集中在这个地区，由于人口的集中和户数的剧增，引起住宅需求不断增加，地价猛涨。

据同一统计，由于石油危机前的通货膨胀和垄断资本抢购土地，进行投机，一九七三年，六大城市的住宅地价再次暴涨，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四十。而且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起住宅地价上涨进一步加速。一九七八年九月，六大城市的住宅地价格指数达到四千五百零九（一九七五年的指数为一百），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上涨百分之七点七。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一九七五年为一百），从一九五五年平均三十点八上涨到一九七八年平均一百二十二点六，二十三年间增加为四倍，与此相比较，在同一期间，地价暴涨到四十五倍，完全是异常现象。

只要政府的土地、住宅对策仅仅是修修补补，职工的住宅困难就会进一步加重。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三月十四日刊登最近访问过中国的约翰·埃利奥特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摘译如下：

中国管理经济和工业的方法正在发生大改变。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新领导班子正在慢慢向采纳一种混合经济的某些办法的方向迈进，以期在二十年时间里把中国迅速推进到大规模工业化的状态。这包括几个月前在做生意方面接受外国关于金钱贷款和商业法的一些概念，并且现在正在引导北京的一些部考虑采取甚至更大刀阔斧的步骤：中国和外国公司合办企业。

对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也正在实行金钱刺激，并且也象任何其它对事情漠不关心和生产效率不高的西方国家一样，政府对进行小规模雇员参加管理的试验也感兴趣了。

这种改变与中国最近的传统一刀两断，因为这牵涉到要接受一种必要性，即：增加生产率和利润，用较常规的管理机构来取代革命委员会管理工厂，把北京中央官僚机构的控制分散开来。

这里，有些情况可与三十年前南斯拉夫摆脱中央集权的作法进行对比，当时，南斯拉夫把权力从中央官僚机构下放到省、市，同时，在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形式。虽然这个过程在中国还只是个开始，但是政府已通过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公开言论清楚表明，政府已认识到目前中央集权制度的局限性，因而打算使各城市、工厂的管理机构在诸如生产计划和生产方法以及工资和红利数额这些问题上有较大的权力。但是，政策的这些改变还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如果收到了效果的话，那也很少，并且，其中的一些政策改变确实是政府现在才宣布。因此，到北京以及中国其它工业中心访问的人，从其他外国人那里听到关于工业中缺勤率很高、人浮于事的种种传说，还听到象在上海和广州这样一些地方的工厂因电力不足而不时停产的情况。

即使在工厂和工业区走马观花地看一下，也着重说明了中国在工业方面必须大跃进，说明中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
约翰·埃利奥特访华见闻

《中国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

国内存在着极端鲜明的对照，特别是城市与仅数英里之外的农村之间的鲜明对照。

一些消费品，如收音机、玩具和小汽车看样子象是欧洲或者美国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设计的，但是与比较现代化的产品混在一起。

中国生产轿车的唯一工厂，有两千名工人，每年只能生产两千五百辆“上海牌小轿车”，再加上大约五千辆轻卡车。这里，对照是鲜明的。这家汽车工厂有一个车身装配线，这个装配线几乎不向前移动，男、女工人费劲儿地用锉刀和锤子把车身部件装配在最后活象一辆五十年代那种大型家庭用的轿车上，而附近的一个机械车间拥有的机床和冲床与在英国许多机械工厂看到的机床和冲床一样，只要稍微搞点自动化和改组，就可以使其现代化。

煤炭工业的对照就更明显了。每年生产六亿吨煤中的三分之一出自地方农民经营的煤窑。在北京西边的大同——中国主要矿区之一，公路两旁因年久失修而破旧的房屋鳞次栉比。数英里的公路上，一些农民赶着驴拉车，车上装载着煤和农产品。但是公路是通向比较现代化的西瑞谷矿的，该矿有一些从英国道蒂密集团进口的最新式的煤矿支架。外国人是很难在这样一个条件之差成为鲜明对照的国家里工作的，现在在中国工作的一些西方管理人员讲了一些情况。他们说，中央和省的官僚机构办事慢，由于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工人干活不带劲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十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培训，在此情况下，要设法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

注意中国工业的一位观察家是这样谈这个问题的：“人浮于事的情况使英国雷兰德公司显得小巫见大巫了。看来人们只是想上班就去上班，而并无固定任务要完成。管理人员不懂什么技术，常常是由各种头衔的过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组成的。”要准确地说革委会多么有效率或者多么没效率是困难的，因为随着对四人帮的总的谴责，革委会现在也解散了。因此，中国工业中的种种弊端现在都归罪于革委会。认为工人干活不带劲是由于它们订的工作指标过高因而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认为革委会听任无政府主义泛滥，时间管理不严，安全标准也差。据说，允许管理人员和青年工人不上班，忽视培训，革委会自己则沉迷于无休止和无目的的争论之中。

中国工业区的大多数工厂由中央政府或者地方的市拥有和管理。在一个工厂内，存在三个权力和权威中心。基本的一个是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个政治书记领导，负责工厂的

整个政策和政治活动。

然后是工厂或者矿山的管理机构，由一位主任领导，负责日常管

理事务。有时（虽然不总是）他也是党的书记。工厂中的第三种力量是工会，这些工会的作用与西方有敌对劳资关系传统的国家中的工会的作用很不相同。

由于目前向加强雇员参加管理的方向发展，工会现在可能更重要了。它们的任务之一，是召开每年一次或者每年两次的工厂工人群众大会——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代表大会，讨论管理机构的计划，发些牢骚，发表些意见。

但是这并没有提供任何重大程度的工人监督，从英国的尺度来说，很可能被看作仅仅是作出决定以后征询雇员意见的一种很普通的形式。但是中国政府却把这作为一种重要发展提出来，并说，在工厂党委领导下它们应当支持工人的“正确”意见和“合理的”要求，应当“遵守生产规章和生产纪律，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工人们还可以用向管理机构提意见的办法行使一定的监督，他们可以通过党委呼吁撤某位主任的职。

在邓副总理在去年十月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提了一项倡议以后，工人代表现在正在被选到个别车间——但是，应当注意，不是选到全部工厂。从英国最近布洛克辩论的角度来看，可以把这看作是雇员由下而上的参加管理，换言之，这意味着把工人的影响限制在管理日常基层事务而不是较广泛的公司问题方面。目的就是如此呢，还是要实行一种集体管理形式，这一点还要看一看。选举主任的事现在正在诸如上海汽车厂这样的地方进行，政府正在通过工会联合会敦促加快这个过程。

同时，中国政府还认识到，它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提高它的工业管理水平，因为过去十年的政治动乱造成了学问和专门知识方面的巨大差距。一个基本的发展看来是，现在认识到了厂长的作用，认识到了用金钱和地位奖励厂长的必要性。前不久还成立了一个由学者和经理组成的、受国家经委一位副部长领导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以便在外国经验的帮助下提高管理水平。

但是，这些经理们、集体领导人、代表大会以及党的书记们，要驾驭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与工业化计划的一些新的方面之间的矛盾是不容易的。还可能遇到中国中层官僚机构的相当大的抵制，如果在改变权力时没有他们的份儿的话。要甩掉过去十年的遗产也将需要很长时间，因此需要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更大的连贯性——经济和工业的成功，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所需要的这种连贯性的程度超过了可行的程度。

德新社评中国同西方贸易情况

说中国将压缩工业计划的规模

【德新社北京三月十五日电】西德公司驻这里的代表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在就同中国的巨额合同向他们的总公司发电报，但是，现在他们正对他们今后的贸易计划作大幅度削减。现在他们认为，巨额的交易已有几个月“不再做了”，以前被认为是肯定了的计划现在却处在“未定之天”了。

现在企业家们的态度同几个月以前那种得意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即将大大地压缩各种工业计划的规模——因为中国打算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数额到了无法用补偿贸易或信贷

来弥补的程度。

西德的代表认为，中国已经改变了它的选择次序——现在希望首先同美国、英国和法国做生意，西德和日本被放在上述国家之后。原先日本和西德两国曾显得是北京贸易伙伴中最优先与之做生意的两个国家。据信，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例如法国和英国把武器的交易同正常的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

同时，使这里贸易的情况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中国在计划方面的错误，也有双方的误解。

据认为，中国犯了严重的计划错误。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武汉钢铁

厂，那里电力供应不足，迫使生产一步一步地进行，而不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据西方人士说，武汉并不是例外情况。他们认为武汉是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一个“典型”事例。

西德和日本作为贸易伙伴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西德公司不能把出售武器

的交易同正常的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而且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他们不能缔结补偿贸易协定。另外，西德不能保证以美元（中国人喜欢这种货币）清算提供贷款。与此同时，其它西方公司（尽管他们是竞争者）认为，日本人原来在中国有“倾销”产品，现在他们在其它项目上又提出比较高的要价，因此使中国人感到意外。

美国中央情报局谈我经济情况

【德新社华盛顿三月十七日电】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天说，中国可能需要比到一九八五年截止的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它目前规定的现代化目标。

中央情报局在这里

公布的一项报告中说，一九七六年宣布的这个现代化计划预料要拖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这个报告列举了造成推迟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些经济上、社会上和思想上的障碍。

西德
德报
报道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安排一个思考间歇》

说中国在做全面计划时对电力供应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三月十六日以《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安排一个思考间歇》为题报道：

双方保持清醒是目前许多德国和其它西方企业就向中国提供另一些大型项目进行谈判的特点。在签订了数十亿马克轰动一时的合同后（这些合同是去年秋天德国工业界完成的）看来中国今年在订购大型设备方面要有个间歇。中国各进口部门目前避免进行那些使大宗贸易接近签订有约束力的合同的会谈。只是对在计划阶段取得进展的那些项目的技术谈判仍无变化地继续进行着。

进口公司解释谨慎的态度的统一口径是，“目前的计划需要做全面的审查”。根据什么观点来重新安排发展计划，推迟或取消投资，这些都不得而知。

为考虑已计划的大型项目所出现的思考间歇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必须澄清能源方面的情况。工业发展同获得能源不协调的典型例子是德国企业所提供的中国订货者非常满意的武汉钢厂。这个由连续铸锭装置和最现代化的冷轧厂所组成的数十亿马克的项目，因为没有同时扩大电的供应，估计只能部分开工。

看来，中国做计划的人迄今还没有就重点是什么取得足够的一致意见。除了国防外，次序仍然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然而，例如象电力问题，在做全面计划时看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导致了做计划时的错误，他们对这错误显然在此期间已有了认识。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三月十四日刊登最近访问过中国的约翰·埃利奥特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摘译如下：

中国管理经济和工业的方法正在发生大改变。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新领导班子正在慢慢向采纳一种混合经济的某些办法的方向迈进，以期在二十年时间里把中国迅速推进到大规模工业化的状态。这包括几个月前在做生意方面接受外国关于金钱贷款和商业法的一些概念，并且现在正在引导北京的一些部考虑采取甚至更大刀阔斧的步骤：中国和外国公司合办企业。

对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也正在实行金钱刺激，并且也象任何其它对事情漠不关心和生产效率不高的西方国家一样，政府对进行小规模雇员参加管理的试验也感兴趣了。

这种改变与中国最近的传统一刀两断，因为这牵涉到要接受一种必要性，即：增加生产率和利润，用较常规的管理机构来取代革命委员会管理工厂，把北京中央官僚机构的控制分散开来。

这里，有些情况可与三十年前南斯拉夫摆脱中央集权的作法进行对比，当时，南斯拉夫把权力从中央官僚机构下放到省、市，同时，在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形式。虽然这个过程在中国还只是个开始，但是政府已通过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公开言论清楚表明，政府已认识到目前中央集权制度的局限性，因而打算使各城市、工厂的管理机构在诸如生产计划和生产方法以及工资和红利数额这些问题上有较大的权力。但是，政策的这些改变还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如果收到了效果的话，那也很少，并且，其中的一些政策改变确实是政府现在才宣布。因此，到北京以及中国其它工业中心访问的人，从其他外国人那里听到关于工业中缺勤率很高、人浮于事的种种传说，还听到象在上海和广州这样一些地方的工厂因电力不足而不时停产的情况。

即使在工厂和工业区走马观花地看一下，也着重说明了中国在工业方面必须大跃进，说明中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
约翰·埃利奥特访华见闻

《中国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

国内存在着极端鲜明的对照，特别是城市与仅数英里之外的农村之间的鲜明对照。

一些消费品，如收音机、玩具和小汽车看样子象是欧洲或者美国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设计的，但是与比较现代化的产品混在一起。

中国生产轿车的唯一工厂，有两千名工人，每年只能生产两千五百辆“上海牌小轿车”，再加上大约五千辆轻卡车。这里，对照是鲜明的。这家汽车工厂有一个车身装配线，这个装配线几乎不向前移动，男、女工人费劲儿地用锉刀和锤子把车身部件装配在最后活象一辆五十年代那种大型家庭用的轿车上，而附近的一个机械车间拥有的机床和冲床与在英国许多机械工厂看到的机床和冲床一样，只要稍微搞点自动化和改组，就可以使其现代化。

煤炭工业的对照就更明显了。每年生产六亿吨煤中的三分之一出自地方农民经营的煤窑。在北京西边的大同——中国主要矿区之一，公路两旁因年久失修而破旧的房屋鳞次栉比。数英里的公路上，一些农民赶着驴拉车，车上装载着煤和农产品。但是公路是通向比较现代化的西瑞谷矿的，该矿有一些从英国道蒂密集团进口的最新式的煤矿支架。外国人是很难在这样一个条件之差成为鲜明对照的国家里工作的，现在在中国工作的一些西方管理人员讲了一些情况。他们说，中央和省的官僚机构办事慢，由于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工人干活不带劲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十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培训，在此情况下，要设法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

注意中国工业的一位观察家是这样谈这个问题的：“人浮于事的情况使英国雷兰德公司显得小巫见大巫了。看来人们只是想上班就去上班，而并无固定任务要完成。管理人员不懂什么技术，常常是由各种头衔的过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组成的。”要准确地说革委会多么有效率或者多么没效率是困难的，因为随着对四人帮的总的谴责，革委会现在也解散了。因此，中国工业中的种种弊端现在都归罪于革委会。认为工人干活不带劲是由于它们订的工作指标过高因而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认为革委会听任无政府主义泛滥，时间管理不严，安全标准也差。据说，允许管理人员和青年工人不上班，忽视培训，革委会自己则沉迷于无休止和无目的的争论之中。

中国工业区的大多数工厂由中央政府或者地方的市拥有和管理。在一个工厂内，存在三个权力和权威中心。基本的一个是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个政治书记领导，负责工厂的

整个政策和政治活动。

然后是工厂或者矿山的管理机构，由一位主任领导，负责日常管

理事务。有时（虽然不总是）他也是党的书记。工厂中的第三种力量是工会，这些工会的作用与西方有敌对劳资关系传统的国家中的工会的作用很不相同。

由于目前向加强雇员参加管理的方向发展，工会现在可能更重要了。它们的任务之一，是召开每年一次或者每年两次的工厂工人群众大会——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代表大会，讨论管理机构的计划，发些牢骚，发表些意见。

但是这并没有提供任何重大程度的工人监督，从英国的尺度来说，很可能被看作仅仅是作出决定以后征询雇员意见的一种很普通的形式。但是中国政府却把这作为一种重要发展提出来，并说，在工厂党委领导下它们应当支持工人的“正确”意见和“合理的”要求，应当“遵守生产规章和生产纪律，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工人们还可以用向管理机构提意见的办法行使一定的监督，他们可以通过党委呼吁撤某位主任的职。

在邓副总理在去年十月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提了一项倡议以后，工人代表现在正在被选到个别车间——但是，应当注意，不是选到全部工厂。从英国最近布洛克辩论的角度来看，可以把这看作是让雇员由下而上的参加管理，换言之，这意味着把工人的影响限制在管理日常基层事务而不是较广泛的公司问题方面。目的就是如此呢，还是要实行一种集体管理形式，这一点还要看一看。选举主任的事现在正在诸如上海汽车厂这样的地方进行，政府正在通过工会联合会敦促加快这个过程。

同时，中国政府还认识到，它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提高它的工业管理水平，因为过去十年的政治动乱造成了学问和专门知识方面的巨大差距。一个基本的发展看来是，现在认识到了厂长的作用，认识到了用金钱和地位奖励厂长的必要性。前不久还成立了一个由学者和经理组成的、受国家经委一位副部长领导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以便在外国经验的帮助下提高管理水平。

但是，这些经理们、集体领导人、代表大会以及党的书记们，要驾驭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与工业化计划的一些新的方面之间的矛盾是不容易的。还可能遇到中国中层官僚机构的相当大的抵制，如果在改变权力时没有他们的份儿的话。要甩掉过去十年的遗产也将需要很长时间，因此需要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更大的连贯性——经济和工业的成功，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所需要的这种连贯性的程度超过了可行的程度。

德新社评中国同西方贸易情况

说中国将压缩工业计划的规模

【德新社北京三月十五日专电】西德公司驻这里的代表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在就同中国的巨额合同向他们的总公司发电报，但是，现在他们正对他们今后的贸易计划作大幅度削减。现在他们认为，巨额的交易已有几个月“不再做了”，以前被认为是肯定了的计划现在却处在“未定之天”了。

现在企业家们的态度同几个月以前那种得意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即将大大地压缩各种工业计划的规模——因为中国打算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数额到了无法用补偿贸易或信贷

来弥补的程度。

西德的代表认为，中国已经改变了它的选择次序——现在希望首先同美国、英国和法国做生意，西德和日本被放在上述国家之后。原先日本和西德两国曾显得是北京贸易伙伴中最优先与之做生意的两个国家。据信，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例如法国和英国把武器的交易同正常的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

同时，使这里贸易的情况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中国在计划方面的错误，也有双方的误解。

据认为，中国犯了严重的计划错误。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武汉钢铁

厂，那里电力供应不足，迫使生产一步一步地进行，而不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据西方人士说，武汉并不是例外情况。他们认为武汉是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一个“典型”事例。

西德和日本作为贸易伙伴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西德公司不能把出售武器

的交易同正常的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而且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他们不能缔结补偿贸易协定。另外，西德不能保证以美元（中国人喜欢这种货币）清算提供贷款。与此同时，其它西方公司（尽管他们是竞争者）认为，日本人原来在中国有“倾销”产品，现在他们在其它项目上又提出比较高的要价，因此使中国人感到意外。

美国中央情报局谈我经济情况

【德新社华盛顿三月十七日专电】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天说，中国可能需要比到一九八五年截止的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它目前规定的现代化目标。

中央情报局在这里

公布的一项报告中说，一九七六年宣布的这个现代化计划预料要拖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这个报告列举了造成推迟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些经济上、社会上和思想上的障碍。

西德
德报
报道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安排一个思考间歇》

说中国在做全面计划时对电力供应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三月十六日以《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安排一个思考间歇》为题报道：

双方保持清醒是目前许多德国和其它西方企业就向中国提供另一些大型项目进行谈判的特点。在签订了数十亿马克轰动一时的合同后（这些合同是去年秋天德国工业界完成的）看来中国今年在订购大型设备方面要有个间歇。中国各进口部门目前避免进行那些使大宗贸易接近签订有约束力的合同的会谈。只是对在计划阶段取得进展的那些项目的技术谈判仍无变化地继续进行着。

进口公司解释谨慎的态度的统一口径是，“目前的计划需要做全面的审查”。根据什么观点来重新安排发展计划，推迟或取消投资，这些都不得而知。

为考虑已计划的大型项目所出现的思考间歇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必须澄清能源方面的情况。工业发展同获得能源不协调的典型例子是德国企业所提供的中国订货者非常满意的武汉钢厂。这个由连续铸锭装置和最现代化的冷轧厂所组成的数十亿马克的项目，因为没有同时扩大电的供应，估计只能部分开工。

看来，中国做计划的人迄今还没有就重点是什么取得足够的一致意见。除了国防外，次序仍然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然而，例如象电力问题，在做全面计划时看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导致了做计划时的错误，他们对这错误显然在此期间已有了认识。